

辉煌马钢丛书
HUIHUANGMAGANGCONGSHU

我们这代人

郭翠华 /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子瑞 刘 超 装帧设计:吴之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辉煌马钢 / 郭翠华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212-03334-7

I.辉… II.郭… III.钢铁厂—工厂史—马鞍山市 IV.F42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4543 号

辉煌马钢丛书

我们这代人

郭翠华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编:230071

发 行 部:05551-3533258 0551-3533292 (传真)

编 辑 室:文化编辑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瑞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张:12.25 字数:200 千

版 次: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334-7

总 定 价:68.00 元 (共 3 册)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青春



献给我们这代人
纪念我们永不复返的青春



001	自 序
002	马 小
004	新工房
006	小人书
008	门 外
009	小学老师
011	寓教于乐
013	栀子花
014	丫 头
016	王妈妈
018	玻璃糖纸
019	打 架
022	老同学
024	大辫子
026	裙 子
028	11 路车
030	黄军装
032	女兵梦
034	爱美的女生
036	油纸伞
037	野 菜
038	胸 衣
040	少女味

CONTENTS

- 042 男女都一样
- 044 崇拜英雄
- 046 榜 样
- 048 批判会
- 050 物极必反
- 052 悼念的风波
- 056 武 斗
- 058 烫伤的自尊
- 060 老 布
- 062 学“语录”
- 064 跳“忠”字舞
- 066 挖塘泥
- 068 军事野营
- 071 麦 收
- 072 找食吃
- 074 社会是大课堂
- 076 上山下乡
- 078 读书无用
- 080 一生难忘的老师
- 082 喊口号
- 083 物理老师
- 086 禁欲的年代
- 088 爱情为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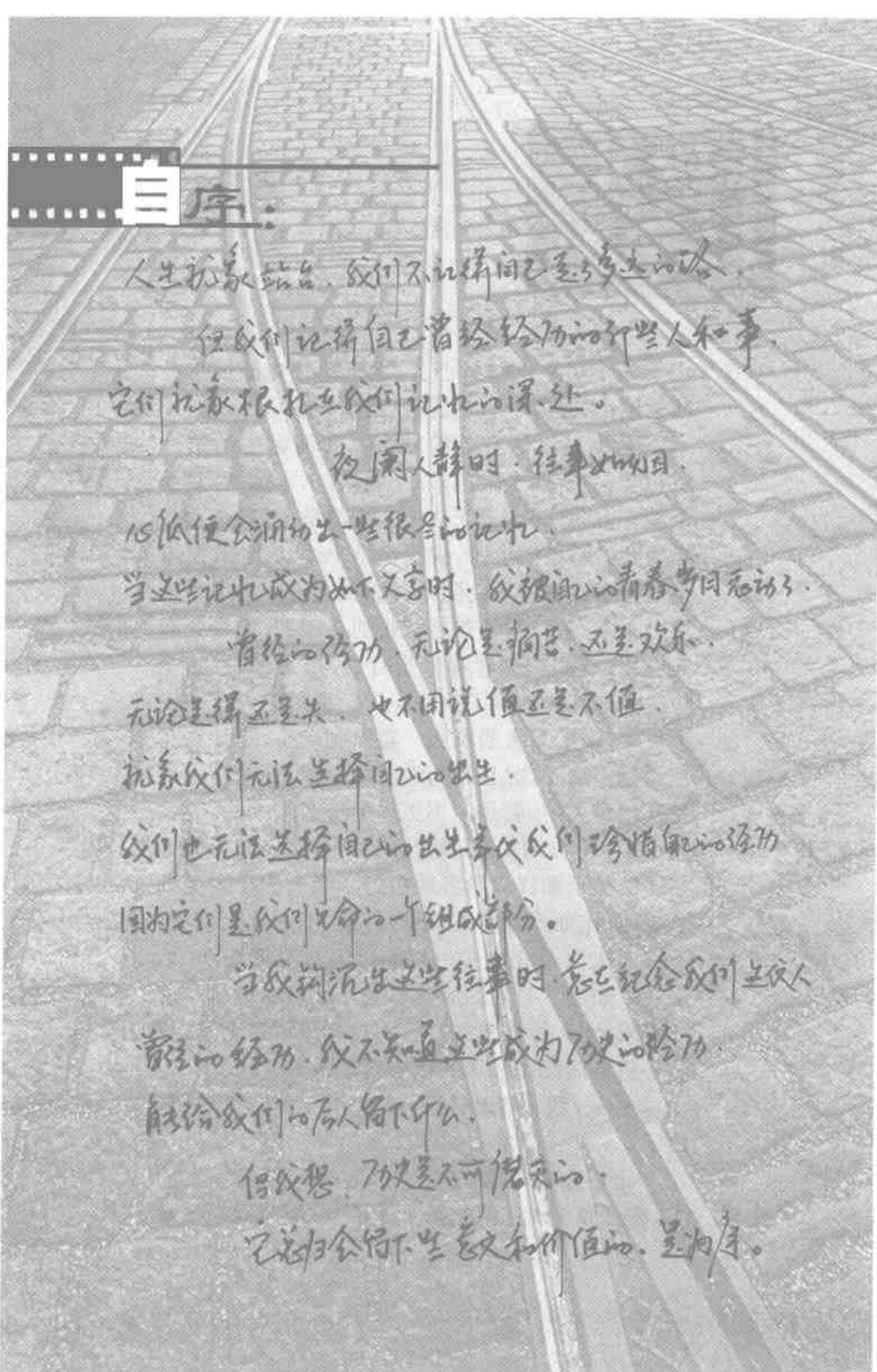


- 090 从前的夜晚
092 电视机
095 启 蒙
097 文学是扇门
100 大学梦
102 录取通知书
104 卖火柴的女孩
106 饭菜票
108 零 食
110 政教系的女生
112 朴素的青春
114 从日记写起
116 看电影
119 书的诱惑
121 女贞花
123 女生宿舍
125 《生死恋》
128 迟桂花
130 爱情离我们有多远
132 刘老师
134 毕业论文
136 六人行
138 《萤》
139 交谊舞

CONTENTS

- 141 乡村小路
- 142 邻 里
- 144 贺东久
- 146 不幸的诗人
- 149 整体的时代
- 150 再相逢
- 158 绝 唱
- 162 红 薯
- 166 走在人生的路上
- 170 兰香时,你来过
- 172 我们离自己有多远
- 175 找回失去的家园
- 179 黄丝带
- 182 找回唐装
- 185 错 位
- 188 结束语





自序：

人生就象站台，我们不知道自己要站多久。

但我们记得自己曾经经历的人和事，
它们就象根扎在我们记忆的深处。

夜深人静时，往事如映画。

心底便会涌出一些很老的记忆。

当这些记忆成为如下文字时，我们自己的青春岁月过去了。

曾经的经历，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

无论是得还是失，也不用说值还是不值。

就象我们无从选择自己的出生。

我们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年代，我们珍惜自己的经历

因为它们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我们沉湎这些往事时，总在纪念我们曾经人

曾经的经历，却不知道这些成为了历史的经历。

能给我们的后人留下什么。

但我想，历史是不可磨灭的。

它总会留下些意义和价值的。是为/是。

马小

马小后来不叫马小了，七十年代先改成东方红学校，又改为十一中，但我还是喜欢马小。

马小是因这座新的城市需要而诞生的第一所小学。它有两个大门，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我是个没有方向感的人，我认为它们都是大门。我家住在朝西的那条街上时，我正在马小读幼儿园，后来弟弟接着在那读幼儿园。曾经我们沿着金字塘一块去上学，我记得他穿着背带的小西裤，而我穿着连衣裙，我们的穿着和母亲有关，母亲很时尚，她让我们与邻居的孩子有所不同。那时的人家孩子都很多，多到老大的衣服一直穿到老小，是什么花色都分不清了，况且因为经济的原因，那些孩子不是互相带大的，就是由不工作的母亲带大的。而我的母亲不仅工作，又在幼儿园当老师，我们不能像邻居的孩子那样满世界地撒野，我们的行为受到了规范，比如不许骂人，不许打架，不许见人不喊，不许对大人不礼貌……我的母亲对我们很严，后来我才知道这与她的成长有关，她的养母就是这样要求她的，她秉承并发扬到自己孩子身上了，我和弟弟自然就比邻居的孩子规矩得多。

后来，我们家搬到了新工房，上学就得走东门了。

记得东门的校门口，永远挤满了卖零食的人，零食似乎永远都是孩子的最爱，那时我最爱是

电影院的大厅里，挂了一排明星的剧照，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神圣的光芒，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麦芽糖和花花绿绿的没有包装的小糖，最好吃的就是松子糖，还有瓜子、蚕豆，这些都成了我一生的最爱。

西门的街道是这座城市最早的街道，卖什么做什么的都有，我爱上了洗染店，我把那些人家不要的红红绿绿的线头捡回家接在一块给自己织了一条像鸡肠子一样的围巾。西门的街上有一个小二楼，楼的前门是这个城市的戏剧院，而楼上住的就是文工团，从文工团走出来的靓女俊男与一般的市民是不同的，什么叫鹤立鸡群，我想应该就是他们那样的吧。

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市里，有一家电影院，我父母常常会带我去看电影。电影院的大厅里，挂了一排明星的剧照，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神圣的光芒，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马小现在完全变样了，那些红砖砌的小平房早就不见了，昨天的痕迹只能落在我怅然的记忆中了。



新工房是马鞍山这座城市兴建的第一批居民住宅。

一色的平房，下面是大理石砌成的，上面是红砖砌的，一排有四户人家，一室一厅一厨房。前后门，水泥地，整整齐齐的平房纵横交错着，从前往后码去，没有任何区别，常常有孩子摸不到自己家，有乡下来的亲戚找不到门。天热时，从第一排人家的后门望过去，可以一直看到最后一排人家的前门，现在想想很戏剧很好玩，孩子们喜欢从这家前门窜进那家后门，像捉迷藏似的玩耍着，我记得我和弟弟不爱午睡，父亲从前门来，我们已经从后门跑掉了。

我家院子有一棵硕大的月季，春天的时候，粉红色的月季花有碗口那么大

这些平房唯一的标志就是很多人家门前有一个院子，院子里种满了各式各样的植物，我们和邻居家的院子挨在了一起，爬满了蔷薇花。我家院子有一棵硕大的月季，春天的时候，粉红色的月季花有碗口那么大，招引得放学的孩子蜜蜂似的叮着不肯走。邻居的院子有一棵硕大的梔子花，夏天的时候，散发出灿烂的清香，邻居的大妈采上一篮子让她小儿子去电影院门口卖。她的小儿子叫小弟，比我小两岁，我们常常陪他去电影院门口卖花，夏天的风凉习习的，我们从电影开场就去卖，卖不完就等到散场再卖。我知道卖花好玩，却不知道小弟的妈妈要支撑一个艰辛的家，小弟家日子



本来也是很好过的，我听见大人们喊她爸爸高书记，但他父亲一去世，这个家的顶梁柱就倒了，生活也就露出艰辛的一角。小弟的哥哥成家了，两个姐姐也工作了，但小弟还在上小学，小弟的妈妈没有工作。在我的记忆中，很多人家的妈妈都是不工作的，她们有一群孩子要照顾，那时人家的孩子是敞开生的，没有一个人家不是大人嚷小孩子叫吵成一团的，很热闹。那时邻居之间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随便一个人发生了点什么小事，一会就传遍了居民区。我常常看见闲下来的女人们扎成堆东家长西家短的；常常听见邻居因一点小事吵了起来，但隔了几天他们又和好如初了。那时，邻居之间仿佛就是一家人，很热心的，相互照应着；大门是不用锁的，毫无秘密可藏。很多年之后，我都忘不了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就像一块热乎乎的馒头，松软可口且又温馨。



那时在街头巷尾都有租小人书的摊子。

装小人书的木架子就像一本打开的大书，也像一扇左右拉开的门，两边的隔层上码砖似的齐齐整整的全是小人书。

我母亲喜欢租小人书，从我记事起，母亲的枕边堆的都是小人书。我不知道我的文学启蒙是否是从此开始的，不认字时，我喜欢看上面的画面，胡乱地猜着那些画面的意思。刚识了几个字，我就开始吭哧着读下面的字了，那些字让我渐渐读出了画面上的故事，这让我兴奋不已。于是，母亲常常让我去还书借书，小人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未来的世界。后来，母亲的枕边就多了些杂志和大部头的小说，我记得那上面都盖着戳印，那是母亲从图书馆借来的。

也许母亲是在无形中培养了我的阅读兴趣和收藏的习惯，像《三毛流浪记》《宝葫芦的秘密》《山乡巨变》《红楼梦》《西游记》等等，但这些小人

书后来都找不到了。

可我对阅读的爱好却一直持续着，记得在四小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图书馆，学生可以凭证借阅，于是，我和同学相互交换，以最快的速度阅读。上课时，我躲在抽屉下看；晚上不睡觉，打着电筒躲在被子里看；甚至上厕所也带上书，我的眼睛大概就是在那时近视的。

那时学校图书馆的书都是当代作家的，像《上海的早晨》《保卫延安》《山乡巨变》《野火春风斗古城》什么的，还有科幻小说。

最吸引我最让我难忘的是同学之间悄悄地传阅的那些小说。那些小说书页发黄，有的封面都没有了，那些深深吸引我们的小说多为外国名著，却让我们心蕾从懵懂无知中悄悄绽放出无限的美好，那种美好就像一天早晨，我看见几个女生，当她们挺立在校的门口时，“小荷才露尖尖角”，应该就是指她们绽放的那种美丽吧。

那些深深吸引我们的小说多为外国名著，却让我们心蕾从懵懂无知中悄悄绽放出无限的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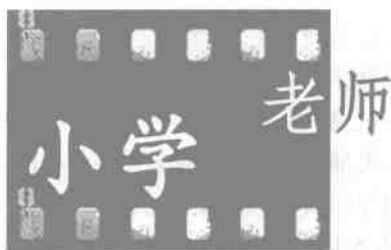
门外

现在想来，大约是在冬季，应是吃晚饭的时候。窗外传来一阵吆喝声。在朦胧之夜中，是个挑担的人。我看见大人、小孩都向那个挑担的人围了过去……

屋子的门一直就那样敞开着，我站在微弱的灯光里，屋里的东西就像鱼一样游来游去。我看见母亲走出家门，然后她的身影也融入在那堆人群，很小的我还没有吃饭的桌子边，不记得自己在做什么，但我记得外面的世界被人推开了一个缺口，一股滚烫的感觉从屋外一直流进屋内，是一种欢喜。

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进屋的，许多年以后，我想起过所以在那时那么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和那个夜晚中的一些情景，可能是母亲给了我那块饼。那块饼是母亲放在我床上的，我一点也不记得那块饼的木炭样了，但一直到今天，我都能回味出那块饼的滋味。那块香甜的饼让懵懂无知的我一下就看懂了，挑担人的吆喝声，屋外的人群，母亲的身影，仿佛都与门外的那个世界有关。

我住的屋很小，而门外的世界很大。于是，我小小的心开始对门外的世界有所向往。于是，我的心随着我的脚步走向了屋外的另一个世界。



在渐行渐远的记忆中，小学老师变成了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

我的第一个班主任姓吕，是上海人。黑瘦的她，有一双母羊般温和的眼睛，嘴唇厚厚的。记得她说话总是温柔的，她似乎很少对我们发火，不谙世事的我们应该是让她操了不少心的。而我的第一个数学老师，细高的个子，性格很暴戾，她常常发火，一生气，满脸的“芝麻”就会涨得通红。她喜欢用粉笔头砸人，有次她差点踢翻了我的课桌，而我只是伸手摸了一下我的铅笔盒。

我的数字概念从此不清，不知道是否与她有关。她不教我后，我的数学成绩才日渐提高。后来，我遇到了我的第二位班主任，姓王，教语文，白白胖胖的她很随和，她像是从外地调来的。上课时，她对我们说，地主也有好坏之分。她说，她舅舅就是一个好地主，乐善好施，恩泽一方。她拖着安庆口音，混淆了我们初有的阶级概念，也为她自己留下了隐患。在那个惟成分的年代，人左得只剩下一根筋。不久，有学生检举了她，她成了批斗的对象，失去了教书的资格。接着，我又遇到了第二位数学老师。他也姓王，他接替了女王老师，成了我的班主任。他很厉害，他在班上培养了一批专打小报告的学生，这些学生成了他的心腹，而我们成了小心翼翼的小绵羊，我幼小的心灵划上了深深的警

戒线,出卖就像影子隐藏在我不再无忧的学习生活中,我学会了小心翼翼。

我最难忘的是韦老师。她个子挺高,肤色白里透红。她有大家闺秀的气质,温和,很有教育方法。三年级的暑假后,我们交暑期作业,班里的宣传委员日记本只有敷衍的几行文字,而我一篇又一篇的日记像密织的锦缎扑入了老师的眼。于是韦老师当场宣布,免了那个同学的职务,我成了班上的宣传委员,这是文字给我的第一次奖赏,也是最珍贵的一次奖赏。

现在想来,是韦老师的偏爱让我懂得了写字的意义。她是第一个赞赏我文字的老师,我对文字的热爱从此扎下了根。

再后来,我遇到了张老师。一个脾气很坏,但赏罚过于分明的老师。她惩罚学生的手段太多,她过于严厉的教育方法让成长中的许多学生产生了很深的怨恨和叛逆情绪。虽然我是她偏爱的学生,但我对她是敬而远之的。后来,我才知道,她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后来,她的孩子和她一直存在着深深的隔膜。

对孩子的教育其实是一门学问,而爱是最最重要的环节。爱能让一个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过分的体罚,只会让孩子心上烙上不可愈合的伤痕。

所以,我从来不体罚我的和我以外的孩子。她们快乐和成功都是爱的见证。

